

B12

几天前女儿嘉倩慎重其事地向我要一张签名照,送给同学的妈妈,说这位母亲得了癌症,而她一生中最大的心愿是拥有我的亲笔签名。我即刻DHL一张照片和一本我写的书《窗里窗外》到台湾给她,照片后面写着:

人说人生如梦
梦醒时或在另一个国度
祝福你
梦里是美梦
梦醒也美好
前阵子看了一本书

《死过一次才会爱》,叙述一个病患经历四年淋巴瘤的蹂躏,于2006年2月2日死亡之后再回到人间的亲身经历。她这样形容死亡:“这不是一种到了另一个地方的感觉,反而比较像是苏醒过来,感觉就像是大梦初醒。感受到宇宙间充满着爱,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,这样的我,没有躯体,没有任何生理上的残迹,但是我纯粹的本质依然存在,这就是永恒,仿佛我一直都在,而且将永远存在,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,不受躯体的限制,可以穿梭于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空间。我是一种纯粹的能量,可以诠释为灵魂或精神,它比身体庞大许多。”我惊讶地发现,她所形容

梦醒也美好

林青霞

的死亡竟然跟两千多年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不谋而合,苏格拉底不惧死亡,用生命来证明灵魂是永恒的存在而身体只是它暂住的房子。

《死过一次才会爱》作者是艾妮塔·穆札尼,她是生长在香港的印度女子,家庭保守,父亲管教严格,学校毕业后父母要她依循印度传统,做个贤良淑德的家庭主妇,多次为她安排相亲,结果决定让她和一个只见过两次面的印度男子订婚。由于自己是追求梦想的人,她经过痛苦的挣扎,终于决定悔婚,因为达不到父母的要求而感到内疚。她最好的朋友得了癌症,眼看着好友的身体受癌症吞噬的痛苦感到无比的恐惧,没多久自己也被医生诊断出得了淋巴瘤,经过死而复生,她用两个字总结得癌症的原因——“恐惧”。

2006年3月9日紧急送医治疗的5个星期后,她已出院回家了。如果没有医院的病历,很难相信,一个病人膏肓的癌症患者,去到另一个世界再

回来,短短数月竟然不药而愈。她的痊愈是因为放下,抛开了她的恐惧,接纳自己并让自己本身成为爱。美国肿瘤科柯耀冰医生(Dr. Peter Ko)对这宗癌症自动痊愈的病例很感兴趣,专程安排一趟香港之行和她在养和医院碰面,并仔细阅读她的病历,他透过电邮将这份报告寄给媒体和参加研讨会的医界人士,也证实了艾妮塔并非信口开河。

每当发现一本好书,我总爱跟大家分享,买了很多本《斐多》和《死过一次才会爱》,送给朋友,让大家对照苏格拉底和艾妮塔关于死亡的诠释。

艾妮塔住在香港,刚好我的朋友认识她的朋友,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约她见面。我们约在IFC大楼的日本料理店,席间有她的先生、我的两个大女儿、几位好朋友,其中一位朋友正在和癌症搏斗。我给她的见面礼是一本英文版的《斐多》和我自己写的书。她个子不矮,一头黑色鬈发,皮肤略黑,身材略胖,五官轮廓很深,是一个好看的女子。一排长桌,我坐在她正对面,两人专注地交谈,她整晚保持微笑并温柔地回答我的问题,微笑的眼睛射出的两道光芒却把我震慑住了。书上说她在另一个世界见到她死去的好友和父亲,环绕着她的是无条件的爱与接纳,原因无他,只因为她的存在,那是一种美好。但是她选择回到人间,她想把自己的经历和体悟跟世人分享。她认为导致她罹癌的

19世纪初,法国工程师亨利·达西在法国第戎市附近,设计和建造了独特的供水系统、道路、下水道系统,甚至火车隧道。1855年尽管他那时已身患疾病,不久于人世,他还是通过沙土渗透实验,验证了水通过沙子所需要的压力。

我们称像沙子这类物质为“多孔”物质,因为液体可以流过细小缝隙之间。达西意识到可渗透固体能力的重要,将其定义为渗透性,以此表达流体流过的难易程度。他的公式,达西定律,精确地表明固体渗透性与液体流速、及使流体通过的压力之间的定量关系。今天工程师们用达西作为渗透率的物理计量单位,以此纪念他为流体科学作出的杰出贡献。

渗透性对石油钻井开采十分重要,因为石油存在于多孔的岩石之中。一些岩石具有高渗透性,可以产生极高流动速度。你还记得当钻到石油时,产生井喷的情景吗?但是更多岩石只有低渗透性,因此油井不

能靠自身压力将油挤压出地面。早在1860年,石油工人就试图用像硝化甘油这类炸药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他们用爆炸扩大井洞,并且压碎周围岩石。虽然这种方法有用,但是十分危险。因此石油工程师们一直寻求更好、更安全方法“刺激”井下岩石。1949年,J.B.克拉克

工程师近期将水力压裂技术与水平钻井相结合,革命性地改变石油钻井过程。尽管第一个水平钻井实例早在1921年就成功实施,但是直到1980年,该技术才被广泛应用,一个油井也许有几处“压裂”部分。水平油井可延长到2英里远,而且可以具有多达40处人工压裂应用。



水力压裂技术的演变

史蒂夫·亨德里克森(Steve Hendrickson)文 姜小龙译

发表文章,描述水力压裂方法。克拉克和他的搭档弗洛依德·费里斯,用高压泵将稠状流体(像固体汽油)以高压注入岩石,使其破裂。然后支撑剂(像沙子或其他物质)也被注入,以此加大岩石裂缝,并且缩短低渗透处石油流出距离,所以石油比较容易通过裂缝流到油井管道里。

克拉克文章发表后,水力压裂技术得到广泛应用、长足发展。但是相关技术演化过程并没有结束。工

今天我们大规模将这两种相关技术,应用于以前认为不值得钻油的地区,例如应用于渗透性很差页岩地质结构的地域。由于新钻井地区如此之多,许多人误认为水力压裂是一种最近研发出来的新技术。

这里我们又一次遇见一个熟悉的主题:“发明”不是总研发出全新的科技成果,也可以是温故而知新地去发现新方法,以此组合我们已经熟悉的技术。对于我来说,激动人心的启迪是改进发明机遇,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掌控之中。

好好过

黄惠子

真的很好好好去过完每一秒,哪怕短暂若一个音符划过。划过便不复存在。可是往往,你所谓的好好过,并不能与生活原本忽明忽暗的样子相契合。你总是自私地想要最温暖最敞亮最从容,而不愿意去接纳那些尘埃里的错与乱。于是你发现好好过好太难。其实对谁都一样,在于你能够包容多少。如若更开怀,你就会觉得,时间本身已然好好地让你经过。你,准备好了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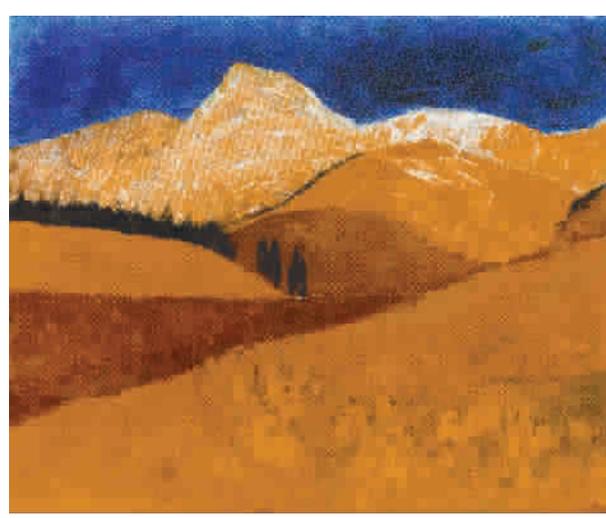
真的很好好好去过完每一秒,哪怕短暂若一个音符划过。划过便不复存在。

可是往往,你所谓的好好过,并不能与生活原本忽明忽暗的样子相契合。你总是自私地想要最温暖最敞亮最从容,而不愿意去接纳那些尘埃里的错与乱。于是你发现好好过好太难。其实对谁都一样,在于你能够包容多少。如若更开怀,你就会觉得,时间本身已然好好地让你经过。你,准备好了么。

是情绪与心理因素,希望人们可以减少甚至消除致病几率。

我问她还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吗?她说她的父亲正在她身后。我问她现在最想做的是做什么?她说希望做到两件事,一是教育,希望不要强迫和限制孩子们的学习,让他们快乐地做自己,一是医疗方面,希望医生除了治病更要多关注病人的心理状态。

有人说,人们惧怕死亡,是因为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,如果死亡就如艾妮塔形容的这么美好,那还有什么好怕的,不如好好地把握当下,活出自己的价值。



重归金色的卡科里纳(油画)
黄伟明(游学记忆创作之三)

饼的文化

屠再华

有丰子恺先生的故乡人,来这儿卖各式各样的饼模子的。莲花形桃子形鸡形猪头形十数种。买者甚众。但多数为买个传统买个文化也买个开心。而今有些国人对民俗文化有些不屑一顾,倒是洋人对此颇有兴趣。最近在国外电影资料片里就有大谈其饼的,并介绍饼来自中国。这不,《后汉书》有云“卖饼北海市中。”郑燮寄舍弟墨第四书中也说“暇日啜碎米饼,煮糊涂粥”的。

吃得最香的是家乡的麦饼。

休闲学学做饼,也是一种乐趣和美好的回忆。

井冈山老表把农田的田埂称为“田岸”,在“田岸”上种的豆子称为“田岸豆”。每当早稻秧退黄转青之后,正是种田岸豆的时候。种田岸豆要先育豆秧,育豆秧要选出饱满的种豆,浸泡半工后,豆子便脱去了外衣,露出一个个圆鼓鼓的豆胚。然后,整出一块地,整平整细,将种豆均匀地撒在泥面上,再在豆面上撒一层薄薄的细土,盖上薄膜,周围用泥封住。三天后,豆子发芽把薄膜高高顶起,这时掀开薄膜,让种豆见“日头”。又过三天,豆芽分开两瓣,从中间长出几片肥嫩的绿叶来,就可以移栽到田岸上了。

记得栽田岸豆时,两人一组,我和老表各挑着用灰搅捏成团的“肥料泥”,提着一筐筐豆秧,到

大田后,老表用锄头沿着田岸砸出大小均匀间距适当的小窝,我在每个小窝里放一小撮撮好的“肥料泥”,再放好两株豆苗,然后一手扶豆苗一手从水田中捧稀泥糊到豆根上,泥

田岸豆

袁晓赫

太硬不行太烂也不行,能和田岸土粘到一块就行。田岸栽豆,不是在所有的田岸上栽豆,那样好是好,但人吃不消,主要挑靠村庄近的田岸栽一些,就是如此,“小数怕大算”,如果把所有田岸豆株加起来,换算一下,整个生产队起码栽有七八亩面积了。豆瓣蹦得快,栽下不消十来工,田埂上就“垒”起了一道道浓浓的豆叶墙,“保卫”着绿油油的禾苗,一垄垄

的山田更显得生机勃勃。从豆子栽下到豆子成熟的几个月中,再施一次肥更好。因为栽下时那点灰肥营养已被吸收得差不多了,许多长出的须根暴露在外,补充肥料,能使豆株结豆时长势更良好。据说,关北(包括小通)田岸种豆,历史悠久,有说是清乾隆年间,有说更早。它的好处是既节省土地又能保证豆株的水分供给,供给的源头就是水田。

新豆长出来时,不时可拔上几株回家尝尝鲜,那毛豆炒青椒、毛豆炒泥鳅等家常菜,可是城里人想吃吃不到的菜肴。

田岸豆成熟的季节也正是稻谷收割之时。将田岸豆连根拔起,抖去土,摘去叶,一小把一小把绑牢晾晒。绑半月后,找个“日头”最大的日子,把豆荚搬到晒谷席上曝一天,让豆壳自然裂开,黄澄澄的大豆圆鼓鼓的,可爱极了。还没爆出的再棒打手捏,最后用竹筛筛过一遍,那田岸豆成了一箩箩黄澄澄的黄豆了。



额尔古纳河边的冬妮娅家庭旅社(速写) 罗雪村

过节时,与家人一起去广东潮汕地区游玩。飞机快要到达汕头机场时,往窗外看去乍雨乍晴,韩江之上帆影穿梭,山上楼阁迷蒙,柔媚万千。新房旧舍,勾连一片,深翠浅黛,交融和合。一江烟雨穿城而过,不经意间洒落了一席的温柔。

此行之所以选择潮汕,有两点不可回避,一是我们家都是“吃货”,二是在中国美食版图之上,潮汕美食可谓独霸一方,这里既有风情万种的民间小吃,又有功夫精湛的高档大菜。汕头的食,花样繁多,大小咸备,丰裕由人。食在汕头,既有对于传统的保留和坚守,又

有步履不停的新鲜探索,它身处粤菜之乡,却又自成一个潮菜的体系,一切都源于那种扎实的功夫与开放的心态。我们特别喜欢的就是潮汕的粥了。例如,葱米粥、捞粕粥和蚝仔粥等等。这些粥吃起来可以感受到米粒饱满的口感,又有恰到好处糯实的。

我们入住的是汕头市中心不很起眼的龙湖宾馆。这家宾馆坐落在龙湖区政府和汕头海关缉私局的旁边。可不要小看了这家宾馆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汕头经济特区刚建立时还接待过不少国内外政要呢!不过,更值得一提的是龙

湖书院。百年人间烟火熏烤的院落与宅地,没有一丝的做作和半点的遮蔽。静观,凝思,在远山近水的光线里,溪畔散发的雾霭,天井洒落的阳光,都给

潮汕行

季履平

人以恍如隔世的美。注重文化教育的龙湖,在精心营造读书氛围的条件之下,建筑符号的处理一反传统样式,形成鲜明的个性。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黄府,婆祠大门,长宽比例极为张扬。这另辟蹊径的创作形式,给人留下了常

看常新的美感,与今日的“时尚”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效。

离开汕头的前一天,我们去潮州城看一看。潮州城的名字,也是有来由的。因地临南海,有潮水往复之意,故命名潮州。“此心曾与木兰舟,直到天南潮水头”,恰也是因为唐朝诗人贾岛《寄韩潮州愈》的诗,道尽了万千不舍依依,令人沉醉神往之美。潮州城依河主街并不宽阔,拼接有序的青石板路,依然静寂无声地横亘在潮州老街之上,凹凸的身躯承载了老街百年的沧桑,市集的喧闹、车轮的倾轧和相守的人们。石板

小径的两侧,林立着大小不一的铺子:旅店、饭店和特色小吃商店,所有景象似乎都在现代附庸的灵光中闪烁不息。我们这些游客已将无声的印记烙在了它的脊梁之上,成为永远无法拭去的记忆。

回到上海后,有时竟还会痴痴地凝望着远方片刻,回想着潮汕之行的所见、所闻和所思。我在想,潮汕的春天已然完整地融入了那宽阔的韩江,汇入了这时代的大潮。

阿里山是由18座山峰组成的群山,风景这边独好,明请看本栏。

